

宝岛之行

□ 合肥 日月

祖国内地的山山水水，我游历了不少，唯独隔海相望的宝岛，只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领略到宝岛之美。那都是理性感观，没有最直接的感性认知。有机会一定要到宝岛走一走，一直成了我的一大梦想。哪怕只是走马观花看上一眼，也就心满意足了。梦寐以求的念想在2011年2月得以实现。那年2月18日上午10时许，我从合肥骆岗机场登上MU2049次航班，飞越海峡，于12:10分抵达台湾桃园机场，一走进机场出港大厅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他是邀请我们赴台进行文化交流东道主的财团法人促进中国现代化学术研究基金会负责人。一路上，他一边给我们介绍行程安排，一边给我们介绍台湾风土人情、人文地理、政治经济，以及注意事项。在车上，我悄悄地告诉他一个秘密，在没来之前，我已对宝岛作过一次“功课”。接着，我侃侃而谈我心中的宝岛印象。

宝岛台湾，相传在远古时代，与大陆相连，后因地壳运动而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是中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领土。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湾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淮军将领刘铭传率军迎头痛击并重创法军，收复失地。为了加强海防，清政府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台湾省巡抚。甲午战争时，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又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说话间，我们驱车已抵达了台北，我们草草地吃顿简餐，稍加休息，就赴信义计划区、101摩天大楼参观，并与财团法人促进中国现代化学术研究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发展研究院进行人文交流。当晚，我们入住台北亚太会馆。第二天，我们又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国父纪念馆、博爱特区、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随后，又与中华根文化创意产业协会、中华炎黄文教协进会、台湾原住民国际艺术产经交流协会一起研讨如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第3天起，我们驱车沿海岸线环岛前往花莲、台东、高雄、嘉义、南投等地，走访台东县马兰年龄阶层文化促进会、梅花博爱总会、文化艺术基金会，并沿途顺道参观。

第6天，我们来到了嘉义境内的阿里山。此山海拔2,216米，共由十八座高山组成，属于玉山山脉的支脉。在没到阿里山之前，我就欣赏过不少阿里山的日出、云海、晚霞、森林与高山铁路的摄影作品，也知晓阿里山的茶闻名天下，还十分喜欢欣赏“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高山常青涧水常蓝，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碧水长围着青山转，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碧水长围着青山转，高山青涧水蓝”这首歌曲。一进入阿里山，确实名不虚传，群峰环绕、山峦叠翠、巨木参天、景致迥异。据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邹族酋长阿巴里只身来此打猎，有个叫阿巴里的高山族首领，为了追逐一只白鹿来到这座大山，正当他紧追不舍时，忽然白鹿不见了，眼前却出现了一片云雾笼罩、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的大山林，他一下就被眼前的这一景色迷住了。他回去后就带领他的部落族人一起来到这片山林，开辟成新的猎场。族人为了纪念他就把此山取名为阿里山。

下山时，已是下午15点。我们又连忙赶路，在傍晚时分，到达日月潭，晚宿日月潭映照度假饭店。日月潭位于南投县中部鱼池乡之水社村，地处玉山山脉之北、能高瀑布之南，介于集大山与水社大山之间，在台湾素有“天池”之称，潭面辽阔，湖面海拔760米，平均水深20到30米，面积约900多公顷，湖周35公里，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湖泊。日月潭旧称水沙连、水社大湖、龙湖、珠潭，当地人也称它水里社。在祖国各大名湖中，独具亚热带的秀丽，一风一雨无不蕴藏着大自然的美，潭水四时不竭，水极清纯，无垠的漫漫碧波，恍若明镜一面，青山倒映，幽绝、静绝，湖中有一个天然的小岛，圆若明珠，形成“青山拥碧水，明潭抱绿珠”的美丽景观。清朝曾作霖形象地比作：“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凌空水自闲”。陈书游湖诗兴大发：“但觉水环山以外，居然山在水之中”。这真谓是日月潭景美如画。

清晨，我起来的特别早，就来到潭边散步，只见山中、潭上薄如轻纱的云雾，山风一起，云雾隐住下塌的饭店，而湖面却显得烟波浩渺。

回味宝岛之行，无时无刻不深感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无时无刻不深感祖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伟大国度；无时无刻不深感大陆与台湾同祖同根、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的两岸一家亲、一家人；无时无刻不企盼着祖国早日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农事：名词或动词（四题）

□ 合肥 江少宾

锄禾

在乡下，锄是一件再朴实不过的农具。锄，从金(铁)；从助。意思是锄是铁做的，用以帮助人们生产与生活。2000多年来，锄确实一直是农人们最忠实的伙伴，去乡下看看，家家户户都会有几把磨得锃亮的锄，摆得齐匝匝的，靠在了门后。农人对锄的感情大约仅次于耕牛，但是活物，要吃要喝要侍候，终不如锄没有丝毫的要求。小时候在乡下是用过锄的，不是锄禾，而是松土。虽一样是锄，但锄禾与松土却各有各的讲究，锄禾要的是位置适中，去除杂草，还不能锄到了禾；而松土要的是到边到拐，深浅适度，深了有害，浅了无益。因此，锄禾自然就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常常锄不去杂草，还锄伤了禾。是的，伤！这样的字眼用到这样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父辈们确实常用这样的字眼，这样的字眼也使我对于锄禾充满了畏惧。锄禾也因此成了大人的专利，小孩子家至多就是在一旁剝学，学怎么握锄、怎么用锄锋锄禾边的杂草。

二哥是把锄禾好手，看他手不稍歇，一步一锄，锄锄命中，从未失手。在夕阳的余光里看他锄，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放假的时候，我自然只有松土的份，但二哥优美的身姿，使我对锄禾神往久久。大人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地去锄，慢慢的小心地锄，但就是再小心，还是会锄伤到禾。于是多少有些害怕，就又偷偷地把伤了的禾扶好了，像什么事情也没有，但至多是第二天，惧了的禾很快使事情得以败露。二哥就说，你还没有锄头高，等你长到锄头高，就能锄禾了。真长到锄头高，我却却没有机会去锄禾。

收割

收割的时候，学校里照例是要放长假的，学生需要回家帮忙，连老师也要回家“双抢”。农人忙活了大半年，最紧要的关头就是“双抢”：抢收，抢种。错过了农时，再好的庄稼也是白忙，种子下地和谷黄开镰都是有讲究的，错过了时机，也就错过了收成。

讲究点的人家甚至会翻翻老黄历，好把开镰选在一个黄道吉日。一般是清晨，天麻麻亮就动身，这时候的村庄已经亮起了盏盏灯火，人家的炊烟也提前袅娜着香喷喷的鸡蛋面。农人的兴奋溢于言表，路上遇见了，就是平素不怎么搭腔的，也往往要招呼一声：“割了？”“割了！”简洁的回答里常常藏着收成，雀跃的步子里大多含着兴奋。也难怪农人兴奋，一年忙到头，终于盼来了收成。收割的镰前天就磨好了，添人进口的人家还要跑上两里地，去镇上的铁匠铺订一把，钱多钱少农人常常也不讨价还价，毕竟收割是小事，误了农事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二哥会磨镰，快到收割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镰都标上了记号，陆陆续续送在二哥手中。

二哥的镰磨得非常专心，而二哥自己显然也把磨镰看成了一种快乐。我那时还小，常常粘在二哥的身后，看他一把把锈迹斑斑的镰磨得照见人影。

车水

自然是夏天了。久旱无雨，田里的秧苗正在泛青，水自然必不可少，二哥说，该车水了。于是就车水。是自制的水车，长的有八米，短的也有三米左右。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用途。要水的田都在脊上，路自然也不是通途，要把水车弄到田里去，颇有一番讲究。劲大的未必就能一肩扛了去，矮小的

男子，有时也能一个人扛了就走。小刚就是个矮个子，但他的水车扛得最是顺溜，在埂上走，八米长的水车像粘上了他的肩，前后不打溜。二哥是要人抬的，一个人扛不走，于是就抬，我个子矮在前，他个子高在后。这样的组合其实更不利于行走，一个人歪了，另一个人更要使上十二分的力气，免得水车闪了人腰。第一次抬，我掌握不好节奏，自顾自的走在前头，却不知后面的二哥看不见路，几乎是被我拉着一步步在走。遇见一个田缺，我们那叫田沟，我跳了过去，二哥一下子被我甩在了身后，水车自然是脱肩了，二哥本能地去够，摔坏了水车，就等于摔坏了秧苗，二哥就是在这时候闪了一下腰。

车水也有讲究。熟练的农人一个人车，双手齐发，滴水不漏。我常打二哥的下手，倒不是二哥不熟，而是二哥力气不够。水车要下到塘里，下的位置还要有一定的深度，浅了，车一会，水车就露了头；深了，水车又灌得满满的，耗力，车一会就要换换手。水车的深浅常耗去了太多的时候，秧苗却是等不得的，往往一个小小的塘，就有七八架水车一起在车，车着车着，车就露了头。

二哥后来还有上学的念头。但那时候，二哥的水车已扛得非常顺溜。

棉花

棉花开在初秋。棉花开处，是落雪的天。农人种棉在晚，采棉却在早。棉开时节，棉叶差不多已落透，没有落尽的黄叶风吹即碎，点点滴滴地沾在花上，这样的棉花，收购站里根本不收。早起，花上有露，棉叶一拿即走，一点痕迹不留。剩下的就是纯粹的花，雪白、干净。棉花有很多种，高的矮的都有，高的有人深，矮的约莫可以齐腰。我家的棉杆高，采棉的早上，我小小的个子淹没在成片的棉里，再也看不到。二哥和我一人一茬，他采得快，不大的工夫就把一茬棉花采到了头。于是重新起茬，远远的把我甩在了身后。一亩田的棉花大约要采一个钟头，一季下来，大约要采两个星期左右。

棉花采回，还只是开头。这样的湿湿的棉花收购站里同样不收。棉花要晒，一般要晒三四个日头。晒棉的是长长的席子，或是废弃的塑料布，板凳之类的东西搁在两头。待棉花晒干了，就剩下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分拣了。上等棉是要单独放的，雪白干净的，价钱也卖得高；下来的是普通棉，棉色不是太白，或是先天性的长得不够好；而色泽再差一些的就只能等而下之了。分拣是细活，需是夜里，至少需是晚饭吃过之后。看二哥拣棉也是享受，雪白的棉堆了一堆，上面一点瑕疵也没有。我拣下等棉，不仅是下等棉好拣，就是再不净，也就只是那个价钱。到收购站去卖也是要赶早的，迟了，就未必能当天卖掉棉，耽误时间且不说，后卖的往往也没有了前面的价钱。但前后有序，后来的就只有等在了后面。收购站里有一排椅子，坐满了眼巴巴的人，收购员一个个的叫，先是分等级，再是过磅，然后就开好了相应的发票和价钱。最后，棉农的手里就有了一小叠面额不一的毛票。种棉要点籽。家家户户最后留在田里的，就是来年的棉籽。不短钱的人家不仅会留点棉籽，还会留点棉，轧花做被子。

经年之后，在电视里看到“黑心棉”，我首先想起的，竟是收购站里长长的椅子。

